

阅读

第585期

杨树的眼睛

□ 云 德

也许是听过太多鬼怪故事的原因，孩提时代胆子小得天黑不敢出门。有一次，晚饭后和小朋友们玩捉迷藏游戏，在一个无处可藏的空阔地带，情急中躲在杨树后边逃脱了被俘的危险，兴奋之余抬头望了一下树干，突然发现一只硕大的眼睛正阴森森地盯着自己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一溜儿跑着逃回家去。

祖母见我上气不接下气的狼狈模样，忙问缘由，我惊魂未定地说：院外杨树上长了个十分吓人的眼睛。没想到奶奶听后哈哈大笑，一边把我搂进怀里，一边调侃道：杨树伤口结个痂，就把我们家的小男子汉吓成这个样子呀？我不服气地辩解：真的是眼睛，不是伤疤！奶奶说：是的，一个像眼睛的伤疤。我问为什么要像眼睛？奶奶告诉我，受了伤的杨树会分泌一种液体保护伤口，长成眼睛是为了防止再次受伤。就像人一样，做了错事、受了委屈，就要多长个心眼，这样才能慢慢成长起来。长大之后，尽管逐渐明白了奶奶话中的深刻含义，只可惜大半生仍不断为秉性的耿直而吃亏，但见风使舵的心眼一直没有长出来。花甲之年回头反省，总不免有几分愧对老人教诲的负疚感。

因为这个偶然的际遇，却也牢牢记住了杨树的眼睛。任何时候见到杨树，首先想到的全然不是它伟岸的身姿和婆娑的树影，而是那些钤刻在粗糙树皮上一只只或睁或闭的眼睛。看久了，总能让人心生感慨，且不由自主地开始欣赏并逐渐喜欢上它们。

杨树为了自我保护，在褪去青苔的灰白树皮间、在布满年轮皱纹的裂痕处生成的这些眼睛，有的圆润如婴儿的瞳仁，带着初生牛犊的无畏；有的犹如巨人的豹眼，怒目圆瞪地盯着远方；有的被岁月拉长成凤眼，在细密皴裂的眼尾中陷入深思，杨树的眼睛如此这般地，或清晰记载着岁月的沧桑，或深刻诠释着生命的本质。尽管它们不动声色地静静地注视着这个世界，但依然可以视为充盈强大生命力的智慧目光，因为，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杨树的眼睛，就能真切聆听到杨树的心声，体会出生命的坚韧与美好。

杨树没有高贵的身份，对生长的环境一点也不挑剔，有时候折下一截树枝插入土里，只要水分充足即可成活，它们或成行成列地排列在道路两旁，或成片成林地生长在荒漠的田野边缘，为人类提供着源源不断的速生木料。而杨树的眼睛，几乎伴随着杨树从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的生命历程。春回大地的日子，杨树的眼睛里闪烁着勃勃生机，嫩绿的芽苞顶破冬眠的壳，像婴儿刚刚睁开的眼，透过枝头探出的嫩绿新芽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。阳光为树身通体镀上温暖的春色，微风吹拂下嫩叶簌簌作响，若新的生命在轻声诉说着春天的故事。夏日里看着浓密的枝叶遮天蔽日，为人们送去一片阴凉，树冠洒落的斑驳光影，恰似杨树的眼睛里跳动的音符。深秋望着漫天的落叶在空中飞舞，与光秃且挺立的枝干形成鲜明对比，更像是演绎一场生命的舞蹈。冬季里，树枝上虽然挂满冰凌，杨树冷峻的眼睛却毫无惧色地端详着寒风呼啸与雪花的飞扬，任凭风雪侵袭照样泰然自若，在枝叶剥落的细微声息里却暗自蕴藏着年轮转动的轰鸣，无形中为凛冽的寒冬增添了一份豪迈的诗意。杨树就这样以它的慧眼，见证着四季的更替和生命的轮回，它们以一种质朴而坚韧的方式，守护着养育它的这片土地，眼神里既有对生命的敬畏，也有对自然的感恩，更有对未来的期冀。

在杨树的眼睛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自己的影子。作为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共同体，每一种生物都会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经历着生命的风雨。杨树长出的眼睛，不是为了窥探人间私密，而是为了把所有风霜雪雨都酿成琥珀，它用树皮记录年轮，用枝芽丈量光阴，用根系拥抱大地，用坚忍不拔的生机与活力，昭示人类生命的美好和珍贵。人们可以从杨树的韧性中，领悟出如何面对困难、坚守信念的真谛。尤其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，能想到杨树生存的艰辛、想起它在风霜雪雨中傲然挺立的身影，势必就不会失去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希望，就能够重新焕发出不畏艰险、负重前行的力量和勇气。

（摘自2025年4月10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●图片来源于网络）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怀念父亲艾青

□ 艾 丹

20世纪60年代，我们一家人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的一个农场生活，周边是广袤的戈壁滩，白天可以望见天山，在夏季，山顶也是白雪皑皑。我们住在“地窝子”里，屋顶是个斜坡，上面有个孔洞，光线昏暗。农场没有通电，带玻璃罩的油灯很受用。白天父母去劳动，收工后，母亲做饭，父亲有时会在油灯下读书、做笔记。父亲早年曾赴法国自费留学，学习美术专业，住在巴黎，参与各类文艺沙龙的活动，推崇具有“现代主义”观念的艺术家、诗人，包括兰波、马雅可夫斯基、阿波里奈尔，基于天性，也试着写诗。法国待了三年，回国后，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，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捕入狱，从此结束了艺术生涯，专心于诗歌创作，一发而不可收。狱中所写的诗作，经友人推荐，发表在文化刊物上，广受好评，一举成名。父亲出狱后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，佳作不断，辗转大江南北，奔赴延安，直至北平解放，加入军管会，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。

上个世纪50年代末，一家人远赴新疆，在小城石河子生活、创作。父亲下放时携带了一摞书籍，其中有常年翻阅的工具书，又厚实又沉那类，有的已开线脱页，记得有《法语辞典》《罗马史》等。父亲曾对别人讲过，他想写一部史诗，他觉着中国的革命与罗马的历史相似。

“地窝子”的墙洞里放着书籍，其中有一本中法双语对照的唐代诗选，有一回，父亲翻到绘有李白画像的一页，举起了大拇指，还念了其中一首，说是以后要背诵的，一首听着悦耳、朗朗上口的唐诗：“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

父母在新疆生活了近二十年，戈壁风沙在脸上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。我14岁时，与家人回到北京。对于艰辛的岁月，父亲少有报怨，他说：“全当出生在这里。”有一年，他出国访问，在飞机上看见了天山山脉，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天山“向我露出和善的微笑”。

父亲睿智而宽容，幽默而朴实。他在诗中自白：“何必隐瞒呢——我始终是旷野的儿子。”回想一下，平时，我未曾感受到过父母的压力，我不想上大学，他们觉得没什么，按自己的想法活呗。父亲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混得不好，就回来，我养得起你。”有一回闲聊，我说自己感到无所事事，他说：“不着急，大器晚成。”随口而出的话，令我羞愧不已，至今也是如此。

人生的黄昏已至，面对夕阳，十分茫然，经历过诸多的欢愉与痛苦、得意与不堪、幸运与凶险。芸芸众生，漫漫长途，前方会有指引，有星光，有灯塔，有神祇，而引导我的是父亲的形象，因其走过一程文学之旅，汲取了美学的营养，因其明白了如何做人，如何在立场、观点、思想上守住底线，包括对古物的喜好，似乎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。我时不时会取出父亲的遗珍，其实，此生最想收藏的是他的智慧与品格，扪心自问，上苍会如此眷顾吗？

我有一幅父亲的墨迹：“黎明即起，丹丹切记。”这一点我是做到了，已成习惯。每逢晴天，会看见启明星，看见朝霞，看到日出。一觉醒来，脑子里空空荡荡，有时会产生一些念头，比如，忽然想起了家父的只言片语，觉着应该做点什么。编纂一本图册，纪念父亲诞辰115周年，这一想法的敲定，正是在黎明时分。

（来源：《文艺报》）



树梢味道

□ 葛小明

槐花是一道美食。此刻，它们离开了树梢，安静地躺在老人的篮子里，等待着从植物到美食的蜕变。

首先是脱梗，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粗鲁的过程。无需戴手套，他右手执槐花梗的底部，左手自下而上用力一撸，那些柔嫩的、甜甜的花就掉了下来。下面是一个不锈钢盆，洗得非常干净，使得槐花与不锈钢接触的瞬間，产生了光滑的声响。十几秒后，香气沿着金属的边缘，幽幽地向四面散开、上升、飘浮，沁入房间的每个角落。

做槐花包子的第一步就这样开始了。槐花全部跳进盆中，香气溢出屋外，让路过的邻居总在这家门口多停留几秒，鼻子伸得有点长。他们知道，春天来了，这个邻居家一定有着美好的事情在发生。

几轮浣洗后，槐花被置入滚烫的开水锅中，随即褪去一身白，变成明亮的绿色。这时候的槐花真正成年了，它们释放掉多余的香，不再张扬，不再叛逆，回归到最初的状态，羞涩且温和地收起花苞。它们散发的香气隐秘而稳定，与之前的状态截然不同。这是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美，更是一种厚积薄发的酝酿。

碎碎的五花肉，辅之以五香粉、花椒水、葱姜末、花生油。简单的组合，在一团发酵好的面粉中拥抱在了一起，初次相识便亲密无间。水汽和热量从锅底不断传来，花香夹杂着肉香，弥漫在整个屋子里。一些水汽裹挟着香气飞到天花板上，凝聚在高处，就像槐花以前高高地挂在枝头。

十来分钟之后，灶上的火停了，接下来有三五分钟是需要等待的，槐花包子还需要闷一会儿。但是，大家都迫不及待了，包括制作者和等候享用美食者，也包括准备上阵的盘子和蘸料。

那个老人，也就是我的爷爷，终于将包子端了出来。开始的时候，大家会斯文地用筷子夹食。但很快，就变成了手抓，管他手上沾不沾到油，管他什么细嚼慢咽。一些油水滴落，油花跟绽放的槐花一样，从落地处辐射开来，浅浅的香气随即徐徐四散而去。

一小盆包子很快就没了。一双双手伸出又缩回，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爷爷。他再次走进厨房，端出第二盆包子。这一端就是几十年，直到他离开人世，离开这片每年槐花都会盛开的地方。

难忘那些乡野和树梢的味道，就像难忘一位老人对后辈无尽的爱，久久不散，总会在某个瞬间跃然出现。

（2025年4月9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不难过

□ 徐九宁

儿子的同学周末常来我家玩。有次我问他：“初中科目多，学习压力大，你快乐吗？”他想了想说：“不那么快乐，但我不难过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何不不那么快乐也不难过？”他说，就是心情一般。“我的成绩在班上处于中等，不像那些成绩好的学生，考得差一些，心里就一直很难过，非要下次考试赢回来。我也不像那些成绩靠后的学生，天天都愁眉苦脸。”

听了他的解释，我既惊讶又佩服，没想到他居然能这么想。快乐确实不容易，尤其是天天快乐，因为没有那么多值得快乐的事，不可能凭空快乐。比快乐更容易实现的是不难过。遇到糟心的事、不公的事，都不过于放在心上。

不难过，就是看淡一切不如意，不患得失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。不难过的人，不一定能成大事，但一定能情绪稳定，而情绪稳定本身就是一种成功。

（摘自2025年5月2日《今晚报》）

家

□ 聂 峰

没有跟父母商量，我把自己名下的、故乡的房子给卖了。母亲听到这个消息，坚持一定要来再看看。在旧居里等了几个小时，母亲才从50公里外的村子赶过来。父亲是个乡村医生，正在诊所，没有同来。母亲吃力地提着一个10公升的大色拉油壶，里面装满了鸡蛋又灌满了米糠。这是一种乡下人的智慧，这样盛放鸡蛋，走更远的路，也不会破。母亲说：“今年家里鸡不多，没生几个蛋。”这些土鸡蛋都是她从乡邻手里一个用一个用钱收来的，要我带回杭州去。

以前，难得过年回家一趟，父母亲也曾无数次地用类似的方法，让我带回好多家里的特产。当时只是嫌麻烦不肯带。这次望着已经属于别人了的旧居，想着下次再回到这故乡的小城，就只能住旅店或者投奔妹妹家，再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落脚地了，心里不禁一酸。母亲拎来的这一壶鸡蛋，给我太多安慰。

我从小生长在农村，对于这座小城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记忆。当初，与妻子终于攒下一点钱，巴巴地跑回来，买下这个房子。之后，却并没有能如当初想的那样住在这里。为了生计，我和妻子仍然在遥远的另一座城市继续打拼。至于这里，最多也就是每年春节回家过年，做几天“旅店”的住客。十几年下来，总共也没在这里住多久。然而此处房子，毕竟在心里给了我们一种安定下来的感觉，对于之前那么多年的漂泊，好像也因为这处房子，对自己有了交代；母亲也总是逢人就夸，“我儿子在城里买房子了。”

母亲对这栋房子是有感情的。当初，房子一买下来，我们就把儿子转到小城来读六年级，接着上初中，一直生活在农村的母亲，理所当然地搬到城里来照顾孙子读书。凭着我们给的一点并不宽裕的生活费，加上父亲的补贴，母亲和孙子在这栋房子里，共同生活了四年。

母亲不识字，但她把孩子带得很好。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三，孩子一直成绩优异，考入省城重点高中后就去住校了。母亲也就再次回到了村子里。母亲进城的时候56岁，回农村时，她60岁了，她对于这栋房子的记忆，全是与孙子有关的。如今，孩子已研究生毕业，参加工作也三年多了。这么一算，那些都是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了，但是这些，在她的记忆中却还是那么的真切而细致。

看到母亲如此留恋这处房子，我心里也很不舍。“妈，人家都在买房置家当，我却在卖房败家当……”“这娃，你这怎么是败家当呢？随便什么家当，都是置来入用的，要用的时候就置，不要用的时候就卖掉，换成更有用的东西，这才是家当的用处啊。”“但是……”“我晓得你把这房子卖了，是要把钱拿去更要紧的地方用的，这是在兴家当呢。”一时间，我好像忽然变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懵懂的农村少年，又或者是变成了十几年前的儿子，正在聆听母亲教诲。

“这房子一卖，我在老家就没有自己的家了……”

“瞎说，咋会没有自己的家呢？咱家不就是你的家么？”是啊，我怎么会没有家了呢？母亲的家才是我真正的家！这里只不过是一处我曾经住过的房子。看着母亲带给我的鸡蛋，我忽然想到，所有世上的儿女，也许都和这脆弱易碎的鸡蛋一样，但父母总有一些可靠的办法保护他们，也许并不高明，也许还有些笨拙。

房子并不是家。只有父母在的地方，才是家。不管是一栋远离都市50公里的乡村茅舍，还是在任何一座繁华都市中偏僻简陋的角落，哪怕只是租下的几平方米的破烂铁皮棚，父母在，就有家。

（摘自2024年5月24日《杭州日报》）

